

目 录

雪灾之年 / 1

街上的血 / 9

阴阜上的玫瑰 / 18

枯河道 /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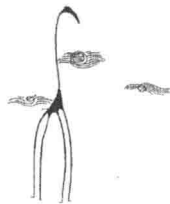
一躺十八年的红旗 / 36

李翼与狗、茗茗与熊 / 45

环形树 / 53

生命，你像草还是像风 / 64

阳台上的美人 / 72



枪和蝴蝶 / 81

春天里的囚犯 / 90

驼背老洪 / 99

一个知识渊博的钉鞋匠 /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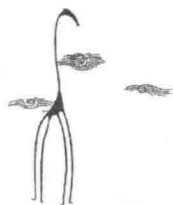
找不着自己脚印的人 / 117

防空洞 / 125

大额尔齐斯河 / 134

大石头城 / 144

风车之乡 / 153



归 宿 / 161
血染的永恒之爱 / 168
奔向那一轮红艳艳的太阳 / 176
骑手海萨尔 / 185
杀 戮 / 191
黑 洞 / 198
走出冰雪大森林 / 206
疯狂的月光 / 219
意象：芬芳的墓地 / 228
我在那年夏天的事 / 235
稀里哗啦 / 245

热 风 / 260
奔流的生命 / 268
倾诉：圣山之歌 / 275
通往废墟的迷宫 / 284
平铺直叙或七天后死亡 / 292
开阔地 / 301
诗人的回廊 / 307
找寻：在穿越时空季节之中 / 314
外乡人 / 321
消息树 / 325
大地守夜人 / 329
你敢再进那间教室吗 / 336
塔 / 343

雪灾之年

关于这座西北偏北的小城市的最早记忆是狗子的。现在由他来回忆。

狗子清楚地记得，那一年的大雪一进九月份就开始下了。

那一年的雪下得特别蹊跷，一开始就是大块儿的雪疙瘩从阴郁的天空中往下砸，不像过去下雪，最多下的是鹅毛大雪。

狗子那一年十岁，他确切地记得，当时他站在一棵长相狰狞的老榆树下抬头看天，他看见天空中积满了暗灰色的云团，那些云团彼此挤压着，汹涌地翻滚着。狗子的脸冻得像烂茄子一样，脸上的冻疮在冷风的撞击下十分鲜艳夺目。

狗子的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浑身冷得哆哆嗦嗦的。他可以感觉到自己棉袄下面的皮肤上，鸡皮疙瘩已经起得全身都是。而坚硬冰冷的棉衣衬里摩擦着那些鸡皮疙瘩，一阵阵战栗从脚底涌入他的胸腔。

他的棉衣上有很多的破洞，冷风就像是冰凉的蛇一样在这些破洞中自由地穿梭。他仍旧在抬眼看天，看着天空中的乌云在互相地倾轧着，激烈地彼此推搡着，细碎的、坚硬的雪疙瘩砸到了狗子的脸上，他的额头一阵阵地疼痛。

狗子觉得自己的心里充满了冰碴子和冰块，他稍微一走动，体内似乎就一阵阵地发出了碎裂的声音。

大雪很快就淹没了他的脚踝，还在往他的膝盖处增长。狗子痴痴地看天，似乎有一些迷惑。那天空中凌乱地飞舞着的雪花令他头晕目眩。他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一个雪疙瘩，盯着它快速地下落，他看见这个雪疙瘩的影子在他的瞳孔中迅速地放大，然后“扑哧”一声砸在他的脸上，这个时候他竟然

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是冰疙瘩在他的脸上粉身碎骨带来的快乐。

狗子终于咧开嘴呵呵笑了，银亮的鼻涕从两个鼻孔里迅速地滑出，他抬起袖口抹去了那些鼻涕。这个时候他忽然听到了一声喊：“狗子，回家来！”

狗子茫然地回过头来，看到他妈佝偻着腰，从他家的院子里出来。她的头发凌乱，目光忧郁，背上还背着一个巨大的筛子，肩膀上斜挎着一只人造革保温包。狗子知道他的妈要去城外的季节河上筛沙子，她背上的保温包里装的是够她一天吃的硬馒头和炒土豆。

狗子愣了一下，快步地向他的娘走去。他妈脸色铁青，十分烦躁地说：“回去，狗子，回家好好念书，过两天你放假了，也跟我去河坝筛沙子。去，回去！”

狗子像一条懂事的狗一样缩了缩脖子，头上接受了他妈严厉的一拍。等到狗子再回头的时候，他妈已经走远了。在大雪纷飞当中，远处的公路两边，等候着很多和狗子的娘一样打扮的婆娘，她们在风雪中搓手的搓手，跺脚的跺脚，几乎无一例外地穿着笨重的黑衣棉裤，脑袋上包着厚厚的头巾，背着铁丝编成的筛子。等到汽车来的时候，她们排着队，像年迈的企鹅一样，摇晃着上了汽车，在风雪中不见了。

狗子转身进了家门，家中的炉火十分旺盛，温暖。他的七岁的妹妹正埋头在一张上面被刻画得斑驳陆离的木桌上做作业。他突然感到有一点头晕，就朝地下用力地吐了一口唾沫，用手撑住墙。

躺在床上得了中风病的父亲的呼吸声十分急促，就像是快死了一样。看到衰朽的父亲的样子，狗子的内心里涌出了一股怒气，他拿起了书包，又拿起了两个焦黄的锅贴，扭身就出了房门，向学校方向走去。

很多年以后，狗子都会清醒地记得那一年是飞碟出现的一年，那是1977年。就是在那一年，狗子看见了飞碟，飞碟后来爆炸了。飞碟的大爆炸预示了大地上的一些变化，这些狗子在后来过去了很多年才真正地明白。但是当

时飞碟破空而来的时候，狗子只是对天空中的异象感到了震惊。这一天夜里大雪奇怪地停了。往常像这种雪，要一下好几天的。狗子放学之后回到了家里，他和妹妹一起做好了饭，是面疙瘩菜汤。狗子吃得很香。吃完饭以后，他的妹妹去给父亲喂饭，狗子一个人走到院子里。

他抬眼看天，天空中的颜色是一种奇怪的蓝绿色，把深到膝盖的雪映照得十分恐怖。狗子忽然感到有一些害怕，但是这个时候他的脚竟然不能够移动半步，这个时候，风声遽然地大了，就像是有一千种怪兽在嚎叫，有一股旋风蓦地旋入他家的院子，卷起来一道雪浪，雪浪挺起来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巨人的手臂，猛地打在了十岁的狗子身上，他一下子摔倒了，狗子喊了一声“娘……”就急急忙忙地跑回了屋子。

这一天晚上的风声异常巨大，一夜都没有停，奇怪的是，到处似乎都响着凄厉的猫叫。这种猫叫的声音悠长，听上去十分凄惨，仿佛它们拖着血红的内脏在冰天雪地里爬行时发出的。

整个夜晚，狗子都没有睡好，他睁着两只眼睛，捂着耳朵，但是那些猫叫还是涌入了他的耳朵。他的心就像是马蜂炸了窝一样地乱跳。

半夜里，随着猫叫声，门突然被撞开了。狗子尖叫一声拉亮了电灯，看见是他娘回来了。娘的脸上的颜色十分鲜艳，手脚似乎僵硬了。她说：“狗子，快，拿雪给我搓搓身子。”狗子知道娘冻坏了，就跑到屋外，用脸盆盛了雪回来，给娘搓身体。

屋外的猫叫声仍旧十分凄厉，似乎到处都在响着猫叫。风声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狗子给娘仔细地用雪搓身子。他搓她布满皱纹的脸，搓她的塌而瘪的乳房，搓她柴火棍一样瘦的腿，搓她鸡爪一样的手和脚。

第二天狗子去上学，大雪和风都停了。天空中密密麻麻地涌动着阳光。阳光十分耀眼，但是天气十分寒冷，狗子撒的尿立即就变成了弧形冰。

而最让狗子惊心动魄的是，在马路的两边，那光秃秃的树干上，每一棵上都挂着一只冻僵了的死猫。猫的种类、体格、花色各不相同，在阳光的照

射下显现了奇丽的颜色。他好奇地一路上数着这些像是树的果实一样的死猫，却怎么也数不清。

狗子的记忆当中，那年整整的一个冬天，树上的死猫都没有掉下来，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冰雪在整个大地上融化的时候，全城树上的死猫都扑嗒扑嗒掉了下来，连着三个星期，全城都被淹没在死猫的一片浓烈的臭气当中。

很多年以后，狗子仍旧没有忘记，那天早上，他一边数着树上的死猫，一边来到学校的情景。在学校的大门口，他就听见上课的铃声响了，同时，他还看见了父亲单位——筑路队牛队长的儿子牛福顺，外号叫“癫瓜”的，正在把雪往一个女孩的脖子里灌。

狗子说：“癫瓜，你别欺负女生！”

癫瓜说：“狗子，我日你妈，你管那么多的闲事干吗？我想弄谁就弄谁，你管得了？我爸可是专管你爸的，日你妈，走开！”

狗子恨恨地走到他的跟前，一头将癫瓜砸倒在地。那个女生跑了，癫瓜爬起来扑了上来。这一架两个人都是鼻青脸肿，狗子还掉了两颗牙。

三天之后，又开始下雪了，街上的积雪已经没过了膝盖。狗子的爸爸还在床上躺着，他浑身哆嗦着，双眼放出了一股红光，十分吓人。狗子的妈又去河坝筛沙子了，晚上才能回来，因此狗子和妹妹很着急。

他们焦急地围在爸爸的床前，干着急没办法。他们听见父亲咬着牙说：“我……要吃橘子……橘子……”狗子想，这个大冬天的，到哪里去买橘子？1977年的冬天谁能够吃上橘子？狗子十分痛苦地看着父亲因为病痛而扭曲的脸。忽然，他灵机一动，说：“妹妹，咱们到商店去买橘子罐头！”他从母亲的枕套里拿出了一块钱，拉着妹妹急忙向外走。

狗子过了很多年，仍旧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一年冬天的那一天，他们家发生的事情。他和妹妹走出了房门，雪地上反射的阳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哗哗地流水。出门不到三十米，他听到了身后异样的声音，他惊慌地回过头去，并且张大了嘴巴：他们家的土坯房子轰然一声响，木板和砖块在半

空中横飞，一股冰凉的雪气扑了过来，狗子的身体剧烈地摇晃了一下，妹妹尖叫了一声：“爸——”他们跑过去疯狂地扒着砖块和废墟，狗子的眼前闪动的是一片白色的雪光……

在父亲同事的帮助下，狗子父亲的尸体从屋子废墟当中挖出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完全僵硬了，睁开的眼睛上蒙着一层血红的雪，堵住了他渴望了解世界的窗口。1977年的冬天，狗子的父亲就是这样死的。

他妈在天擦黑才回来，这个时候牛队长已经把狗子和他妹妹安排进一间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了。狗子的娘听说了这个消息，一声不吭地流了一会儿泪。狗子知道他们一起经历了1958年的大饥饿，1966年的武斗和1974年的天灾人祸，最后终于在1977年死亡的手把他们分开了。是的，狗子知道这些，狗子一滴泪也没有流。

牛队长长着一张马脸，脸上还布满了精细的雀斑。他走到狗子的娘身边：“大妹子，这下你可解放啦。”他那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着狗子的娘。狗子心里想：“日你妈，你要是欺负了我妈，我就杀了你！”十岁的狗子在1977年的冬天就这样起了杀机，目视牛队长宽阔的身影在雪地上消失，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冬天和权贵的仇恨。

那天夜里，狗子被他的娘拍醒了，娘严肃地看着他，她的目光里都是坚毅和期待。“狗子，过几天跟我一起去河坝筛沙子，你爸死了，今后咱们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狗子觉得自己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懂事的，一种苦涩的液体在他的喉咙里涌动着，他的眼睛立即地变得模糊了，他的眼睛里流出了灼热的泪水。

狗子的父亲被葬在了城外的那条季节河边的坟场上，那里的坟堆十分阴郁。狗子在送葬队伍中向后看去，四周的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只有一条黑色带子一样的公路穿行在这一片白色的空茫之中。

这条季节河是从遥远的天山山脉的缝隙里流出来的，像是一条耷拉出来的巨人的舌头。每一年的夏天，这条平时干枯的季节河里，就会流过汹涌的

洪水，那是天山山脉的西北段的冰雪融水。季节河后来一直流向了大沙漠当中，消失在了一片沙海之中。

在枯水季节里，河道中有一些没有干涸的水洼，里面有狗鱼和小白条。狗子的童年就是在这条季节河边上度过的。

现在，他的眼睛被雪光照耀得看不清任何东西，因此当他父亲的黑色棺材缓缓地放入了墓穴的时候，狗子又看见了不远处，河床上筛沙子的人们。他们黑色的身影十分鲜明，像蚂蚁一样在劳作着。

埋完了父亲，狗子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哭，没有流一滴泪。人们开始纷纷地散去，他们早就想逃回家去了。狗子的娘说：“走，狗子，回家去。”狗子痴痴呆呆地望着那条积满了白雪的季节河，脑袋里一片空茫。

几天以后，狗子穿着厚厚的棉衣裤，背着一只小号的筛子，他的娘拉着他，与那群企鹅般的婆娘一起，在风雪当中向季节河进发，在一大群黑衣婆娘里看上去，他很像一只忧伤的小牛犊。

河坝的沙子冻得十分结实，一镐头下去甚至会冒火星，狗子的脸在冷风的撞击下，很快地褪了一层皮，狗子奋力地把手里的铁锹扬起来，雪粒和泥沙“唰唰”地从筛子上滚落下来，在筛子的后面，就落下了一层均匀的细沙，那值钱的沙子。

在1977年，筑路队所有的女人都在筛沙子，因为仅仅靠她们丈夫的收入养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当狗子在那年冬天参加了筛沙子队列的时候，他的心中也充满了那一年的冰碴。他已经过早地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了。

在干活的时候，妹妹瘦小的木讷的头颅总是映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奋力地用单薄的胳膊，将沙子扬向天空，扬向了那一年阴郁的天空。

一个月以后，狗子的妹妹，在做饭的时候，不慎把帐篷烧着了，她也被大火烧死了，干瘦的身躯连同浓浓的黑烟，一同飘向天国……狗子奋力地挥动着铁锹，远处，天山山脉那铁黑的身躯在无声地向着远方延伸。

有一天，在公路上走着的婆娘分成了两队，拉开了阵势。娘说：“狗子，去，看一看是咋回事。”狗子就把身体缩进衣服，在黑衣婆娘们中间挤着，在她们温暖的胯下穿梭，然后知道又一场械斗即将爆发。

筑路队的女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普通工人的女人，另一派是包括癞瓜的妈等筑路队大小权贵的女人，她们凭着丈夫的职权，抢先把许多的车皮截住，先装她们的沙子。

现在，婆娘们个个怒眼圆睁，争吵的唾沫和雪花一起飘到了狗子的脸上和脖子上。打！打！打！婆娘们突然动手了，牛队长的老婆、癞瓜的妈，一个有一嘴狰狞的黄牙的大屁股女人抢先动手了，婆娘们混战成一团。

慌乱之中狗子连忙逃去，只听见一个凶狠的声音喊道：“死老杨的小崽子，哪里跑！”兜头就是一铁锹，狗子眼前一黑，一嘴啃了地上一口雪。

他捂住脑袋，感觉头上有一股热流向自己的后背流去。他跑回到了他娘的跟前，哭了：“娘，她们打我，她们打我……”在狗子的眼里，娘的目光冷峻而又愤怒，她像雕像一样站立着，没有说一句话。

狗子回过头，看见那边的婆娘互相撕扯着，殴斗着，铁锹飞舞，更多的婆娘从一个个墓穴般的沙坑当中跳出来，加入到大混战当中……第二天，牛队长下令，让她们所有的人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思想学习，扣发半个月的工钱。

季节河是狗子度过童年的地方，当婆娘们在家里学习的时候，季节河就是天然的溜冰场，那里有一片巨大的平整的冰面。溜冰的孩子也分成两派，一派是权贵牛队长的儿子癞瓜，另一派就是狗子和其他的孩子。他们在溜冰的间隙里，经常分成两派开战，狗子的一个雪球正砸在癞瓜的头上，伙伴们都叫好了。

癞瓜抹掉头上和脸上的雪渣，看清了狗子，就扑了过来，和狗子战成一团。

狗子还记得，他和癞瓜打的那一架十分漫长，从早晨一直打到了中午，因为他们谁都不服输。所有的孩子们分成两派在观战。最后，狗子终于被癞瓜压在地上了。

狗子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因为已经被打肿了。癞瓜狠狠地扇狗子的耳光，用大头鞋狠命地踢狗子的肚子，最后解开裤子，往狗子的脸上撒了一泡热尿，一边撒一边说：“我日你妈！狗子，你妈已经被我爸操过了，你还硬个屁！”

这个时候，狗子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听任带着臊气的温热的尿水在他的头上、脖子上和眼窝里游动。但是听到这句话，他突然有了力气，一翻身把癞瓜打倒在地了，这个时候两边的人马开始混战了。

他站起来开始向家里走去，他想杀了牛队长，杀了他！杀了他！狗子的耳朵里只是响着这样一个声音，闷头向家里走去。癞瓜见势不妙，骑着单车跑了。

狗子上了河岸，看见远处，那企鹅一样的婆娘的队列又过来了，原来她们结束了学习，又开始要干活了。这些不怕风雪的婆娘的队列让狗子的泪水夺眶而出。

正在这个时候，天空中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呼啸，声音尖利、恐怖，把世界上所有的声音都给盖住了，狗子的身体掠过一阵的战栗，他仰脸看天。

只见一个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球破空而来，旋转着，呼啸着，在天空中迅疾地移动着。它的周身吐出的火焰五彩缤纷，像是火的舌头一样在伸吐，背衬着一面狰狞、灰暗而又疯狂的天空。火球缓缓地破空而来，向河床上坠落。

狗子惊呆了，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巴，因为那个火球正在向河床上的几十个孩子所在的地方飞去！然后听见一声剧烈的爆炸声，火球就在河床上爆炸了。顷刻之间，所有的孩子都在火海里化作轻烟，升入了天空，一排巨大的气浪打了过来，狗子重重地摔倒了。

这完全是一个雪灾之年，狗子看见很多的婆娘哭喊着自己的儿子，疯子一样冲了过来，她们扔掉了手中的铁锨、镐头、筛子，所有的人望着那大火熊熊的河道，放声大哭。只有狗子的娘搂着幸存的他，一脸沧桑地看着那团火焰和浓烟，一句话也不说，她的头上积着一层厚厚的雪，脸上挂着晶亮的冰碴，那枚白亮的太阳在云层当中放射着阴暗的光芒。

街上的血

“你说他们也有一顶真正的军帽？”蹲在一堵矮墙上的人说。

“是的，他们说不光有一顶，还说他们有三顶真正的军帽呢。”站在地上的人仰望墙上的人说。

“你放屁，这一条街上只有我有一顶真正的军帽。”蹲在墙上的人说。

“他们让我看了，我觉得那是一顶真正的军帽。”站在地上的人说。

“三顶帽子你都看了？”墙上的人问。

“没有，头儿，他们只是让我看了一顶，我看那像是一顶真正的军帽。我看和你这一顶军帽一模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墙上的人把自己头上的帽子摘下来，递给了地上的人，“你用你那眼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和我的这顶帽子一模一样。”

“是一模一样，错不了，头儿。”地上的人看了帽子以后，把它又递还给墙上的人说，“我没有看错，头儿。”

“这么说，癞瓜也有真正的军帽了。”墙上的人的脸上掠过了一道阴沉的光，看着他的脸色行事的人，都知道要有事情发生了。

当时我们都是蹲在地上的，只有国新一个人蹲在墙上，他是我们的头儿。刚才是灰狗在和国新说话，他是我们的探子，负责打听这个城市各个街区的最新动态的。

我们都在看着1983年的天空。1983年的天空十分阴沉，总是没有晴天，天空就像是尿片子一样被乌云弄得十分凌乱。我们的心情也是十分狂躁凌

乱。

国新是那时候我们街区最心黑手狠的家伙，他在我们的街区是孩子王，我们都听他的。他平时都戴着那一顶绿色的军帽，左手上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铁链子，右手的中指上戴着一个长着尖锐的角的铁手钏。

那种东西要是砸到人的脸上，你完全可以想象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听国新话的人有三十几个，我们也都戴着军帽，但是实际上只有国新的军帽是真的，那是他从一个当兵的手里抢来的。一天夜里，我们看着他把那个当兵的给打昏了，然后把帽子抢过来了。

在那一年，街上的人都喜欢戴军帽，可是没有几个人戴的是真正的军帽，我们经常听说街上有人因为抢军帽死人的消息，但是没有谁敢来抢国新的军帽，我说了，他是我们的头儿。

我们不光有头儿，我们这一伙儿还有我们的标志，我们的标志都是戴在脖子上的一条白色的带子，上面锈着一只蝗虫。蝗虫就是我们的标志。

而另一条街区的癞瓜的人也有一个标志，他们的标志是白色的袖章，在袖章上绣着一只红色的癞蛤蟆。

你说，癞蛤蟆有红色的吗？有的，就是癞瓜的那些人。我们经常嘲笑癞瓜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只是一些红色的癞蛤蟆。

我们走过大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让开，他们害怕我们，这使我们觉得自己很威风，我们像是蝗虫一样漫过大街，没有人在我们的街区牛×。

但是癞瓜的人向我们的人炫耀说他们有三顶军帽，这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吗？国新从墙上跳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干了。

每到春夏之交，在城郊的麦田里都会有很多蝗虫，它们彼此紧紧地拥抱着，从麦田埂里成堆地涌出来，就像一团团蘑菇，亮晶晶的眼睛闪着光。

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以蝗虫为标志的人，在国新的带领下，会来看蝗虫的繁殖。这是它们的庆典，也是我们的仪式，我们只是静静地看着蝗虫闪亮的幼虫从地里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因为我们的脸色都十分凝重。

没过多久，它们就变成了会飞的蝗虫，飞越了农田，也飞越了城市，飞越了那条季节河，到别处吃庄稼去了。

国新让我们看蝗虫的出生仪式的意思，可能是要我们学习蝗虫的团结和顽强。因为这些蝗虫在地下孕育的时间是整整一个冬天。当然，这是国新告诉我们的。就像国新说的那样：“一个牛×的好家伙，是要到别人的地盘上弄东西吃的，就像那些蝗虫，它们从不吃本市的庄稼。”

我们很快就要和癞瓜的人打交道了。国新先是让我们不断地去癞瓜的街区探听虚实，我们得到的情报是，癞瓜的人手已经增加了，他的人数有五十几个，尤其是有一个叫布拉提的哈萨克人，新近加入了他的以红色癞蛤蟆为标志的队伍。

“一个红色的哈萨克癞蛤蟆？”国新听到这个消息狂笑了起来，因为在整个市区的几条重要的街区，还没有哈萨克人加入我们的帮派，现在，有一只红色的哈萨克癞蛤蟆了。

“头儿，那个布拉提有一米八五高，他是民族中学的，他只有十五岁，可是他妈的居然长得那么高。”灰狗对国新说。

“可是他照样是一只癞蛤蟆。”国新十分坚决地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在街上经常可以看见从山上下来的哈萨克牧人，他们是下山来买酒喝的，他们往往在一个小酒馆里喝个大醉，然后再在怀里揣上一瓶酒，翻身上马，又上山了，从来都不招惹我们。

我们蹲在大街上的十字路口的边上，他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而我们知道，如果他看了我们一眼，他就会有麻烦了。

可是看来布拉提不同，他是一个城里的想有所作为的哈萨克人。我们知道了他每天要走的路线，然后对他进行了一次伏击。

我们有四个人埋伏在布拉提必经的街角，当他转过街角的时候，我们就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他，用砖头砸昏了他的头，抢走了他的军帽。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听到砖头砸在人头上的闷响，那种声音就像是埋在

土里的瓶子碎了，声音十分干净。然后，我们伏击的对手就像一摊泥一样地倒在地上了。

布拉提的军帽是假的，国新在这顶假军帽里撒了一泡尿，然后让灰狗给送回癞瓜那里了。

但是灰狗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让我们琢磨不透的消息，癞瓜准备和我们握手言和了，他准备在同样既不由我们要威风也不由他们称霸的另一条街道上有一个饭馆，请我们吃大盘鸡。

大盘鸡是在脸盆那么大的盘子里放上鸡肉块和白色的拉条子拉面，然后拌着吃。我们觉得这是最好吃的东西了。

“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们不相信癞瓜会轻易地和我们讲和。癞瓜和国新比起来，在心狠手辣上一点都不逊色。

布拉提被我们收拾以后，缺了两颗门牙，再也不在街上露面了。

但是癞瓜却想和我们握手言和，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陷阱？

国新决定带着我们赴宴，他说：“我还真的想看一看癞瓜的军帽是不是真的，这下我有机会了。”

大盘鸡宴会在一个回族人开的拉面馆里进行。国新带了我们最得力的十几个人，而癞瓜的人已经到了，他们有二十几个。国新和癞瓜一见面，假装十分热情。他们十分虚假地握了握手，然后坐了下来。

“我们不要再打了，我们联手吧，”癞瓜说，“我们的人加上你们的人，这里的街区就全归我们管了。”

“我先看看你的军帽，行不行？”国新十分傲慢地提出了这个要求。

癞瓜哈哈一笑，就把头上的帽子取了下来，递给了国新。我们都围坐在国新的两边，我们在他们的地盘上，因此我们都很小心。

国新仔细查看着手里的军帽，轻轻旋转着，把那顶帽子看来看去，末了也笑了一下：“这只军帽是真的，你从哪里弄的？”

癞瓜的脸上都是粉刺，一脸都是，红色的巨大的疙瘩，十分恶心的。

“我姐夫是军分区的连长，这顶帽子是他给我的。你要是想要这顶帽子，我

就送给你。”

国新冷冷地一笑：“我只要抢来的东西。我可没有一个当兵的姐夫舔屁股。”

我们紧绷的脸上绽开了笑容，毕竟是我们的老大，在他们的地盘上仍旧十分牛×。癞瓜的人立即十分紧张地把手伸进了口袋和怀里，我们知道那里有铁链子或者是刀子。但是癞瓜却毫不在意：“国新，你看，我们两帮人马要是联合起来，就能够把城关的木胡塔尔的人给收拾了。这就是我和你联手的真正的想法。”

木胡塔尔是在城关街区称霸的维吾尔人，那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家伙，听说和我们一般大，只有十五岁，但是已经干过一百个女人了。

他的人数有六十几个，在城关一带活动。我们的人要是去了那里，一般都会被他们把牙齿打掉几个。我们都是经常开战的。

“这个想法不错，”国新有一些动心，木胡塔尔的人一直也让他十分头疼，“可是我并不信任你呀！你有什么绝活？”

国新说这话的时候，在嘴里翻转着一个燃烧的烟头，他可以用舌头把殷红的烟头在嘴里翻一个个儿，也不把它弄湿了，更不会烫着自己的嘴。我们都不会这一招，总是要把嘴和舌头烫伤。

“你的功夫厉害，”癞瓜看着国新从嘴里拿出来烟头继续抽的时候，表示佩服。这个时候，大盘鸡和拉面上来了，癞瓜微微一笑，他说，“我也来一个绝的。”

他用筷子挑起了一根很细很长的白生生的拉面，往嘴里一吸，长长的拉面就不见了，他又一顿，只见从他的两个鼻孔中，两条拉面又钻了出来，在桌子上的调料碗中蘸了一下调料，那两条拉面又重新被吸了进去。

这他妈的可真是恶心透顶的一个绝活，我们都恶心坏了，而癞瓜的人都鼓起掌来。

这种吃面的办法我们都不会的，国新也笑了：“癞瓜，真有你的！”

于是，我们开始吃大盘鸡了。

我们握手言和了，接着我们商量着把城关的木胡塔尔的人给收拾了。

在嘴里翻转烟头的招数和用鼻孔吃拉面的功夫立即传遍了整个城区，很多小子都认为这两招十分牛×，按照现在的话说叫作很“酷”，大街上的小混混都在学着这两个招式，但是，我们蝗虫帮和癞瓜的癞蛤蟆帮的人正在策划针对木胡塔尔的人的行动了。

这在1983年的夏天是一件类似暴雨将至的事。只是谁都没有察觉。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和癞瓜的人握手言和以后，整个街区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了。连哈萨克小子布拉提也和我们握手言和了。

为了收拾木胡塔尔的人，我们整整策划了一个星期，我们选好了日子，决定出击。

那天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整个白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到了晚上，我们全部出动了。

木胡塔尔这天晚上要带着他的小兄弟去县城的影剧院看电影，那天放的是一部印度歌舞片，我们就准备在影剧院门口动手。

我们的人有一百多个，他们有三四十个，我们埋伏在暗处，看见了木胡塔尔带着他的女朋友，那个女孩一头卷发，看上去十分风骚。我们想，待会儿也叫你尝尝被我们上的滋味。

他们蹲在影剧院的门口抽烟，这个时候，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响了，我们的人从埋伏的地方出来，亮出了手里的家伙，包围了木胡塔尔的人。

平心而论，木胡塔尔也是一个汉子，那天他十分镇定，他的人团团把他围住，但是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手上的家伙开始飞舞，我们开始收拾他们了。

木胡塔尔的人十分顽强，但是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把他们都给打趴下了。我们的人还带走了木胡塔尔风骚的女朋友，他们把她拖到一边的小树林给干了。

其中一个干了那个女孩的家伙说：“她的屁可真松，我们干她的时候，

她哼哼着比我们还快活。”

我们大获全胜，我们把他们很多人都给打残了，我们在警察来临之前就已经彻底把木胡塔尔的人给收拾了。从此，木胡塔尔也要改个名字了，他要叫作“断腿木胡塔尔”了。

警察来临的速度就像是姑娘的例假一样慢，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撤退了。

我们彻底制服了木胡塔尔的人，他的人后来都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到了晚上，我们几乎都在大街上晃荡，喝酒、斗殴、拍婆子，或者去抢军帽，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关心的事情，我们就是这样整天在大街上晃荡。然后，街上总有我们斗殴留下的血迹。

但是军帽已经不时兴了，现在我们都喜欢戴着头油把帽子浸湿的那种军帽，我们在里面垫上一圈纸，这样帽子的边缘是一个圆箍，上面的一圈深绿色的头油的颜色，我们当时觉得像今天的“酷”。

我们都不怎么去学校上课，几乎天天逃课，因为即使是我们去上学，下场也和我们根本就看不起的父亲们的命运一样。他们的生活难道不像是一条狗的生活？

就在昨天，牛蛋和我们都蹲在街边的水泥墩子上，我们现在都学会了用舌头翻转燃烧的烟头，把它拿出来接着抽。

出于无聊，牛蛋决定抢劫，他当着我们的面，在马路边一共六次拦住行人，用刀子逼着他们交出钱来，但是抢了六个人一共才抢了二十五块钱。他们都没有钱给他，我们也都没有钱。

国新很快和癞瓜发生了冲突，传说他们的父亲在“文革”那个时候就是死对头。现在，收拾了木胡塔尔的人，国新和癞瓜也要分个胜负了。

这是迟早的事，他们因为刺青的事不和了。

国新要把蝗虫这个标志刺青到我们的身上和癞瓜发生了争吵，而癞瓜的